



【人生随想】

## 一起拜年的几位小弟

□许志杰

年前哥哥不小心杵了一下脚，不便出行，给长辈们拜年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我这个老二的身上。哥哥事先电话联系好我们这支拜年队伍的“带头小哥”，让他在二爷爷家门口等我。我们村沿河而居、东西狭长，我家住村东崖上，二爷爷家在村河西那边，干脆开车赶过去，拉起队伍后向着爷爷叔叔们的家出发。

多少年来一直都是跟着哥哥去拜年，再早的时候是父亲、哥哥一起去，先到约好的五妈妈家集合，形成大部队之后集体行动。猛不丁让我独自执行拜年任务的确有点犯难，村子变化大，与记忆中的老样子已经完全不相吻合。那时候各家住的基本都还是老宅子，院落特色分明，记住大门的样子，就记住是哪家哪户了。经过近几十年的改造，各家房舍几无差别，年年初一去拜年，却年年记不起这是哪个爷爷的家、那是哪个叔叔的门。拜年不同于平常串门，其中讲究很多，不容有失。像我这样少小离家一年回不去几次的人，为防差池，只能跟着拜年大部队亦步亦趋，进了大门见了要拜的人才知道这是“二爷爷”家还是“三爷爷”家。

我们这支拜年队伍除一位学前儿童低一辈之外，其余全是同辈哥们儿，自己居然还是十多个兄弟中的“带头大哥”，这让我有点兴奋，也有些惶恐。我们这是一个以许氏家族为主的老村庄，有文字记载的居住历史已经超过600年，我们这个家族又是户门最大的一支，到曾祖父这辈，叔伯堂兄弟就有16个，鼎盛时期一个锅里摸勺子吃饭的家人达到百口之多。据说，再早的时候，拜年的人站了一胡同，从天不亮持续到晌午头。后来为了节省时间，对拜年队伍进行了细分，我们这支队伍的组成以曾祖父和他的两个亲兄弟的后人为主。即便如此，队伍依然非常壮观。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拜年，根本靠不到老人面前，在外边大喊一声自己的小名，报个到就算拜年了。

近些年拜年队伍日渐微小，原因在于各家孩子少了，原先每家一般都是两三个人，多的三四个，甚至更多，现在也就一两个了。还有另一层因素，就是这些年通过各种途径到外地学习、工作，生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有的能够回家过年，有的无法如愿，也有选择几年回来一次的。我们这支平均年龄30多岁的10人拜年小分队，至少有两个代表性比较强的特点。首先是岁数差距大，主要是我与几位小弟之间的岁数差较大。过去这几位兄弟，包括我自己，基本都是凑数的，就是前边说到的“根本靠不到老人面前”的那帮孩子。从辈分讲，我们是兄弟；从角色说，都

是“打酱油”的；从年龄看，我与他们之间的差距都在20岁以上，相信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我出去上大学之后出生的。由曾祖父那辈人算下来，他们叔伯堂兄弟16个，老大的实际年龄已近140岁，小的不过百岁，拉的战线实在是长，由此形成了一条很长的影子，至今拖在我们这支拜年队伍的身后。

职业多样化是另一个特点。既有在外省市工作的公务员，又有去年夏天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应届毕业生，还有研究生考试等待结果的“二战”者，另有在医药界工作的精英，也有扎根家乡、农商兼顾的能人。说起来，这支队伍的基干人员已经成型多年，每年只有一次见面的机会，我大概知道谁是哪个爷爷的孙子、哪个叔叔的儿子，具体细节知之甚少，有个别的知道小名叫什么，大名就不是很清楚了。有一点，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坚持做，就是每次拜年之后，在我家大门口都会留下一张合影，有时候也会与辈分最高的一位老人合影，以为纪念。为此我们还在辛丑年即2021年春节组了一个群，就叫“辛丑拜年”，把我们的合影放进去。稍有遗憾的是，我的小弟们在群里稳重有余、活泼不足，平时难见其踪。今年我头一次做“带头二哥”，本想请小弟们在村里饭店小聚，加深兄弟之谊，增进感情，因各位小弟档期紧张未能如愿。明年早安排，期待一聚。

表扬一下我们这支队伍的“带头小哥”，就是他带着弟兄们走这家拜那家，从未出现过差错。我对他熟悉胜过他人，他是我爷爷三弟的孙子，小名叫“小汉”，住在三爷爷老宅子地基上自己新建的房屋，紧靠着村中虞河源头的河边。小两口都是那种勤劳致富，样样拿得起、持家有方的行家里手，自己没有多少文化，硬是把儿子扛到了大学毕业、找到工作。在我们这个户门里他虽不是做主的人，却正是年富力强、能顶大梁的好年纪，遇事跑前顾后，相当得力。知道我们初五返城，前一天专门精心制作了元宵，是老家那种一层层滚出来的纯手工元宵，用的是精制糯米面，传统红丝伍仁，生的时候生硬，煮熟了绵软细腻，入口即化，是我吃过的所有元宵中，真正能够称得上传统手艺的元宵上品。

顺便说明一下我老家潍县（潍坊市坊子区）拜年的一些习俗——天蒙蒙亮就要拜年，不能等到太阳当头照才出门。如同在另一篇关于走亲戚的小文中说到的，十里不同俗，这只是老家方圆几里或十几里我所能知道的些许风俗。同者同感，不同者存异，这是民间文化的魅力。

（本文作者为媒体人，高级记者）

【悠悠我心】

## 惊蛰喊春

□牟民

经过漫长的冬的孕育，立春钟声敲响，春在自然的怀抱里蠢蠢欲动，如婴儿等待瓜熟蒂落，也如起跑线上，静等那发号令，射出离弦之箭。

在未看到百花齐放、春光明媚时，我们往往看不到春来得艰难。

星期天，春风忽小，洗干净的天空，少有的清爽，我领着外孙女到山里闲游。走在路边，不时给孩子讲各种树的名称，说花草的残骸。看到路旁堤堰石缝里绿莹莹的一棵荠菜，纤细地挤出来，三层绿叶，擎在石头间，恰好又得干燥茅草的遮蔽，孩子惊讶地问道：这啥呀？它没冻死！我给她说了菜名，蹲下，欲拔下给她详解。孩子嚷：别动，它疼！

我缩回手，果然见荠菜似乎忍着冷，疼，不动声色地凝望我。再巡视四面，朝阳的堤堰上有片片冻僵的荠菜、苦菜、蒲公英，细细查看，枯黄的叶子下，有一层绿意。那是落下的子实，拥抱在怀，早就被温暖得生根发芽，专候那声喊，钻出来。

空出来的花生、地瓜、玉米地，也遗留着晚秋生出的野菜。季节已过八九，地面并未化开。一层硬土紧覆覆盖，地温却不再严寒，泥土醒过来，便要忍痛，拱破曾经的防护。春说，慢慢来，别急。逢到麦地，不识麦子的外孙女疑问：这是啥草？我给她讲解

后，蹲在麦田边欣赏。麦畦没了秋日的生气，麦苗枯萎在地，周边围着凌冬折损的黄叶子。它们关闭了对外的门户，却并未冬眠在内，依旧延伸着庞大的根系家族。只要喊声一到，大门敞开，叶子竖立，精神恢复如初。

往回走时，白杨树上喜鹊窝里飞出一对儿，展翅落在果树上。它们失去了秋天的欢快歌唱，整个冬日里，很少外出。即便是麻雀，瑟瑟冷风中，也不飞高处，只在篱笆上短暂停留，偶尔落地或者在屋檐上，紧抱身子，焦渴的目光等待着什么。

冬青失去了油绿的光，叶子绿中带黄，朔风刮过的足迹，掩住了叶脉的清晰。扁松早就黄了外层，仔细寻，叶尖失去水分，留下阵疼的黄斑点。只有青松，不减青春气色。除了白杨，最能吃苦的柳，静悄悄为春的出场做铺垫，先浮现黄绿。自幼喜欢柳，那是硬硬的家伙，砍掉头颅，削去脚，赤裸地钻进泥沙，几年便又是一条好汉。摆起水蛇腰，硬扛二月风的猖獗；铺下砧板的身子，任钢刀锤炼；柳叶最经霜雪，直达严寒，依旧留在树上。它出彩最先，却不动声色。时下，它在乍暖还寒中，顶着春寒，拍起了春的大门。

昨日下午的雪，阴处未化净，朝阳地似下过一场雨。果园里传来剪刀的咔嚓咔嚓声，沉睡的果树，被剪刀剪醒。往日的绿海，只听声音，并不见人，如今老远就

见果农的身影。北坡园地，只见本家大嫂踩着板梯，剪刀不停，拇指粗的树枝啪啪落地。树下有年轻的身影，在捆绑剪下的枝条，那是本家侄子。三年前，大哥突发脑血栓，治疗及时，救了命，却留下半边身子不利索，拖一条腿，带着板凳，跟大嫂来果园疏果、套袋、摘苹果。记得套袋那日，我走到果园边，也是大嫂踩着板梯，胸前挂布兜，一手掏袋，一手往苹果上套，很是快捷。大哥坐凳子上，双手抖索，眼望苹果，等找到苹果，把纸袋套上、封口，苹果蒂受到触碰，吧嗒掉到地下。大嫂埋怨道：你歇着吧，遛果袋给我就行。大嫂看见我，说：真操心，我不叫你大哥来，来了，我还得看着他。我赶紧过去，帮大哥捡起树下落掉的果袋，解开，帮他寻苹果再套上去。闲谈问及侄子怎么没回家帮忙，大嫂说，帮忙套了一些，走了。

我晓得侄子在外打工，小夫妻每月挣七八千元。买楼花了百万，是大哥一次性付清的。生了孩子，大哥每月资助五千。我说，就没想着让侄子回来，一块管苹果？大嫂说，我跟他提过，要是回来，在村里再买十亩果园，栽上高端苹果，年收入肯定比外面高。可你侄子没吭声。

去年大哥去世了，大嫂一人管着十亩果园。听母亲说，侄子春节回来，再不走了。侄子经过痛苦的思考，被这个春天留下了。

走到村北大河，哗啦一声，桥下潭水的冰断裂，忽然想起，惊蛰了，万物会在那一声春雷声中，经历瞬间的疼痛醒来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，高中退休教师）

【她山拾光录】

□李芃闻

我家总有一堆空饭盒，方的圆的、大的小的，树脂的、玻璃的……它们像一群没有翅膀、无惧寒暑的候鸟，以差不多每周一次的频率，在我家和姥姥家之间迁徙。

姥姥是节俭、高效、作风硬朗的“50后”，在她的生活智慧里，下馆子哪有自己家做得放心，公交车能直达的地方绝不打车，穿的戴的破了也舍不得扔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妈妈给她买衣服十次有八次会被直截了当地拒绝，要给她换个新手机得从“618”争吵到“双11”——她对自己堪称“小气”，但对我非常大方，任何时候只要我表现出一丁点儿“想吃”的意思，姥姥都抓紧行动，毫不在乎刚上市草莓多少钱一斤、进口的车厘子什么价格、今天社区团购群里三文鱼有没有优惠。

## 我家总有空饭盒

而且，无论姥姥平日里在家做饭怎么“凑合”，只要一听说我们要来家吃饭，马上拉起她的赠品小拖车赶集买回最新鲜的菜，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半天，卡着我放学到家的时间准备好一大桌鸡鸭鱼肉，迎接我们一家人到来。姥爷常常在餐桌旁酸溜溜地跟我开玩笑：“你可要经常来啊，你来了我就能跟着改善一下生活。”

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姥姥家吃饭，吃饱了还要“兜着走”，因为姥姥知道爸爸妈妈下班后做饭时间很紧张，怕他们太累，怕我吃不好，所以不管我们如何推辞，姥姥都会坚持把各种各样的饭菜打包进大大小小的饭盒。通常他们会在饭后有一段固定搭配的对话：“不要了不要了”“拿着吧拿着吧”——在一阵无效的拉扯推搡之后，90%的大结局都是我们提着一摞沉甸甸

的饭盒回家，吃完了再把洗干净的空饭盒拿回来。所以我家总有好多饭盒，一部分装着还没吃完的饭菜在冰箱里挤挤挨挨，另一部分已经腾空、洗净、晾干，装在袋子里。这些饭盒有大有小，或方或圆，有的陪伴着我从婴孩时期逐渐长成中学生了还在“服役”，在悠长的岁月中被浓油赤酱缓缓浸染，就算洗干净了也带点儿烟火气息；有的还是初来乍到的“新手”，严丝合缝、晶莹剔透、毫无划痕，会被优先填放最鲜亮、最水灵灵的水果或糕点，排队等待着下一班次启程。

我提着一个大大的袋子往姥姥家走，里面是一些空饭盒，它们提在手里很轻，但我能感受到沉甸甸的分量——它们从来没有真的空过，看似空空的饭盒里，装着姥姥给我的满满的爱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市育秀中学2024级20班学生）